

## 城市定格

撰文：林艷虹  
攝影：郭錫榮  
部分照片由刺點畫廊提供

試想像炎炎夏日，一個男人光着身，塗滿一身腥羶油脂，在臭薰薰的公廁佇立一小時，任由蒼蠅在身上亂舞，這是開玩笑嗎？

在許多人眼中，他可能已被標籤為「癲佬」。是藝術家、攝影師刻意博出位、標奇立異？還是在一個擁有國際視野的文明社會，我們身處商業環境，習慣凡事猜度、盤算別人想法：「佢係咪扮嘢？」，卻容不下些少開放、幻想的空間，先了解創作者本身的藝術觀？

站在「新建構：中國八十至九十年代先鋒攝影」策展人兼藝術家榮榮的一系列《東村》作品面前，記者不禁思緒萬千。這時，束着一把泛白長髮、高瘦的榮榮，氣定神閒步出來，娓娓道出一系

列「重口味」創作的緣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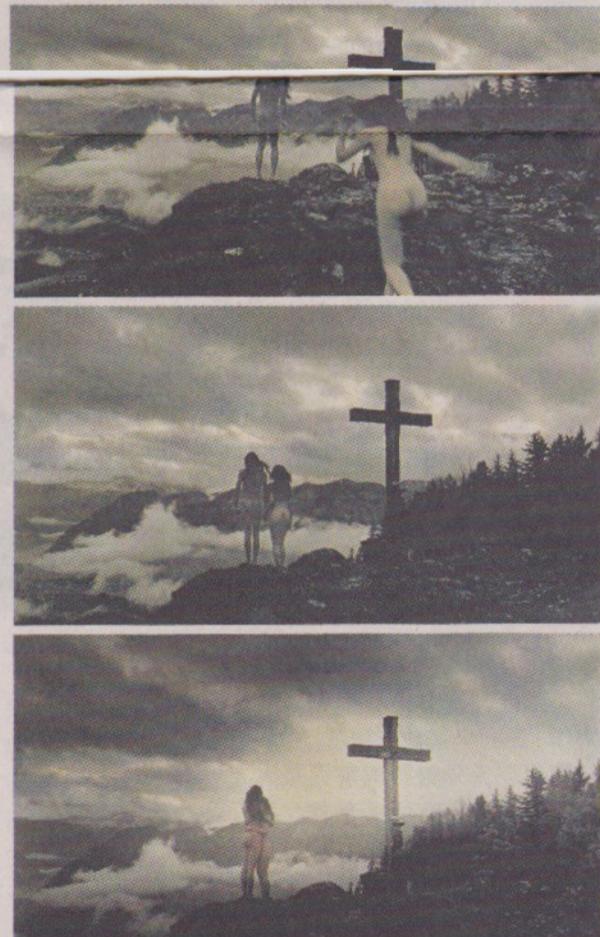
■榮榮於九十年代開始進行實驗攝影創作，活躍於被視為中國實驗藝術發源地的東村，創作一批以東村藝術家為對象的作品。

# 中國先鋒攝影家榮榮誕世界

## 赤裸裸看荒誕



■「新建構：中國八十至九十年代先鋒攝影」群展在刺點畫廊位於中環及黃竹坑兩個空間同步進行。



■榮榮與日籍太太映里，不時赤裸自拍，訴說自身存在感，這是兩年前在香港展出的《在奧地利》系列。



■艾未未九十年代作品《六月》中一名女子在人民大會堂前掀起裙子露出三角褲。



■洪磊《景中的翠鳥和赤練蛇》以華麗糖衣包裝已死動物，形成強烈對比。

來就沒有人對他們的工作感興趣，所以我拜訪的時候，他們很友善，對鏡頭感興趣，慢慢聊多了，很快打成一片。」榮榮進行大量的攝影創作，為那時東村藝術家及中國當代藝術發展史留下了寶貴的影像資料。

兩年前，香港湧現「塗鴉少女」的「誰在害怕艾未未？」街頭塗鴉，讓本來藝術、政治冷漠的香港人都知道「艾未未」的大名。1993年，艾未未從紐約回到北京，常跟東村的藝術家相互往來。提起這位老友，榮榮打趣地說：「他經常請我們去他家中吃飯，對我們特別友好，東村的人叫他未未，可能他剛從紐約回來，沒有太多朋友，哈哈……」

「我們在小學課文已聽過他父親艾青的名字，知道未未是詩人的兒子，有一個著名電視劇叫《北京人在紐約》，他還有《黑皮書》、《白皮書》等中國前衛藝術著作為人熟悉。」榮榮與劉錚等人也在1996年創辦了前衛雜誌《新攝影》，作為精神食糧。

「二十五歲時的飢餓，屬精神飢餓，肚子飢餓不成問題，倒頭大睡就忘了。不像五十歲，可能餓了就不行。（怎麼滿足精神飢餓？）要靠自己尋找，在條件不好的時候，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，譬如說搞雜誌、拍照、拍攝行為藝術家，就這樣滿足了。」

榮榮，真名盧志榮，是八十年代先鋒攝影人，一直用榮榮之名行走江湖，原來有段古。「有一次去西雙版納，告訴別人我叫盧志榮，他聽錯了，呼喚我榮榮，感覺好像變成另外一個人，我想改變自己，就決定使用這個筆名發表作品。」

1997年，他在北京法國大使館舉行內地首個個展，展出二三十張相片，包括著名的《東村》系列。「當時國內沒有畫廊，國家藝術館是不可能發表作品的，如果放在街外，大家會害怕和擔心，因為很多都是裸體畫面，但那次展覽在外國人眼中，他們管不了，我不害怕，反而很興奮，他們請來的賓客都是外國人，中國人不多，記得有導演馮小剛。展覽只有一天，下午展覽，晚上party，喝完酒第二天就要把展品拆回家。」

## 脫衣自拍能感受靈光

走出國內，榮榮開始獲得不同地方參展的機會，包括美國、法國、德國和奧地利等，他想起海外參展趣事：「在比利時，有人把中國的概念停留在以前，認為中國很遙遠，有『如果小孩不乖，讓他去中國』之說，哈哈……」

榮榮主打黑白照，他認為「彩色太真實了，用黑白灰來表達已足夠了」。可是家人都怕了他。「他們叫我拍照，都是重要的紀念照，我說：『拍不好，我愛拍黑黑的，你們會不喜歡』……」他笑瞇瞇回應。除了拍攝別人，榮榮偶然會客串，把自己甚至裸體放進照片中，他毫不忸怩說：「藝術家有時比較自戀。」

1999年，緣分安排讓他遇見日本女攝師鈴木映里，一見鍾情，攝影成為他們共同的眼睛和交流語言。他們同遊北京、日本，以自然為背景，開展一系列擁抱生命、青春激情以及和諧平靜為主題的創作。開花結果的愛情，讓榮榮告別黑暗中的孤獨，並開創了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，推動中國攝影藝術發展。」

他提到早期的《在奧地利》系列：「當時我們身處阿爾卑斯山，上山過程都落大雨，什麼也看不見，突然天色發生變化，我們立即放下三腳架脫衣服自拍，整個過程不到十分鐘，感覺到靈光由灰變亮。」

他說：「最能打動人心的，是最原始的感覺，伸手簡單的接觸擁抱，肉眼仰望天空，赤腳感受冰涼。」沒有衣服的時候，人能夠感覺到另外一種東西，譬如你跟愛人的身體語言，衣服似是多了，如一堵牆擋住交流。那時如果穿雨衣拍照，對我來說沒有意義，你能感覺那個冷，但人的擁抱讓皮膚溫暖，知道生命存在的真實性、身體跟土地和世界之間的親密。」

榮榮是個容易相處、很愛笑的人，幾乎有問必答。提到六四天安門事件，當時二十一歲的他，在鄉村整晚聽着收音機廣播，內心當然有感受。他說藝術家之間也會談論政治：「我們都是時代的經歷者！」二十四年過去，事件未獲平反，雖然現今網絡資訊流傳發達，但國內很多地方，很多新一代根本未聽過天安門事件，作為三個小孩的父親，他說：「孩子太小，告訴他們沒必要……但我們不告訴他，別人也會。」

## 回頭看二十年創造力

「要了解中國現狀，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歷史是相當重要的轉折期，作品體現人的願望、慾望以及精神狀態，以及這二十年間中國先鋒攝影的主要風格及不斷演變的面貌。」

現今，中國先鋒攝影已被世界博物館所接受，許多畫廊和收藏家都被其創造力吸引。不過，從內地近幾十年的藝術運動來看，先鋒攝影是遲起步。「攝影最初是官方的政治宣傳工具，文革後才開始有人選擇用攝影來傳達藝術。八十年代拍裸體的人很少，當時，裸體在北京被禁，好像是不光彩的事，中國人對裸體的

認識較封閉和封建，直至九十年代逐漸浮現。」

不過，東村當時大部分藝術家採用的創作方式，都是畫布、裝置、錄像及混合媒體，攝影常被忽略。因此，是次展覽名為「新建構」，就是透過十二位攝影師曾刊登於實驗性刊物《新攝影》的作品，回顧二十多年間中國攝影所爆發的創造力。

參展藝術家包括艾未未、顧錚、韓磊、洪磊、蔣志、劉錚、莫毅、邱志杰、張海兒、趙亮、鄭國谷及榮榮自己。「如果只用八九十年代、而不是現代的眼光去看，這是不可能的。展覽總結當代攝影的歷史脈絡，還有趙亮的紀錄片《紙飛機》及《告別圓明園》，希望香港觀眾從中了解中國獨特的制度、體制，為什麼中國當代攝影會是這樣子？為什麼產生這些狀態？」

榮榮於1968年在福建農村出生，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，一家在農村，沒太大影響。「小時候的農村生活非常快樂，我很貪玩、愛打架，最開心與幾個念不成書的朋友走一個多小時，爬山去看電影。最不快樂是，我的學業太糟糕了，哥哥和妹妹的成績很優秀，又考上大學，壓力特別大。」

## 三年銅臭換藝術人生

榮爸在供銷社工作，期望兒子幫助他的業務，結果不諳數學的人，卻走去當會計。「他說一年有1萬塊人民幣工資，在當時來說是很多啊！三年可以拿3萬元，條件很吸引。我想一輩子搞藝術，就呆了三年。」三年後，榮榮換來離開家的自由和一筆開始新生活的經費，他帶着人生第一部購買的Minolta相機到北京追夢。

「3萬元其實不多，相機都花了四五千元，到了北京租房子，而且攝影很花錢，要外出拍照、買工具和沖洗，不到一年便耗盡。」車費昂貴，他買了一部單車，沒錢就不出門，也不敢向爸爸要錢。「父親反對我到北京，跟他要錢就沒有面子啦！」幸好他有一兄一姊和兩個妹妹，在不得意的時候，榮榮寫信給他們，偶然收到他們寄來的錢，解決生活問題。

「東村的房子很便宜，一個月六十多塊錢，二十平方米空間只有一張床。」1993年，榮榮搬進了房租低廉的東村，成為人生的轉折。「到北京後，不知要拍什麼，只好到處跑。一開始是拍風光、風景，雖然好美，但跟你的生活無關係。後來搬到東村，跟藝術家交流，感覺他們的生活，就是我的生活，拍攝的時候我已經不是局外人，我重視的是參與感。」

因為年輕的畫家夢，他對畫家的工作室特別好奇。「他們跟我住的破房子一樣，只是地方大一點。本

